

线拓技法

己
三
章

行
拓
技
法

沙孟海著



紫禁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传拓是我国古老的拓印技术，历代相传，都限于口传手教，缺少系统介绍。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拓印工作，根据他的经验体会写成此书，对传拓起源、应用范围、拓印方法、需用的工具、材料和工具制作、拓片装裱等均有具体说明。书中附有我国罕见的古代碑文、刻石、器物全形和平面拓片二十二张和插图五十二幅，有助于传拓爱好者掌握拓印知识和技法。

传 拓 技 法

纪宏章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4

1991年5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ISBN 7-80047-108-X/J·60 定价：2.00元

目 次

前 言	(1)
一、传拓金石文字与图象的起源及拓片 的应用范围	(9)
二、材料、工具和工具的制作	(17)
(一) 拓片使用的基本材料	
纸	(17)
墨	(18)
砚	(21)
白芨	(21)
绸子	(22)
棉布	(22)
棉花	(22)
毡子	(22)
布带、线绳、油纸（或塑料布）	(22)
(二) 传拓的基本工具及其使用和保养	
打刷	(23)
棕刷（平刷）	(25)
墩刷	(27)
大小长柄砸刷	(27)
长竹夹子（镊子）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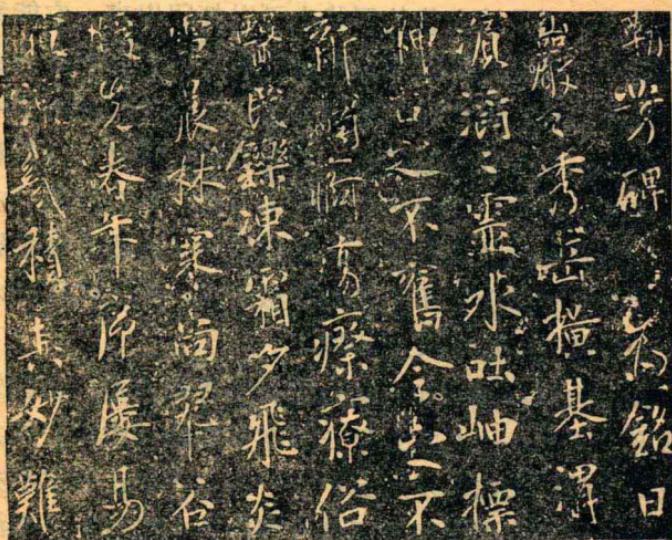
一、	表镊子	(28)
二、	油泥	(29)
三、	扑子	(29)
四、	墨板	(33)
五、	排笔、毛笔	(33)
六、	木槌	(33)
七、	直尺、卡尺	(34)
八、	裁刀	(34)
九、	针锥	(35)
十、	沙袋	(35)
十一、	三、传拓程序与注意事项	(37)
十二、	(一) 整理器物	(37)
十三、	(二) 上纸	(38)
十四、	(三) 上墨	(52)
十五、	四、拓图形	(59)
十六、	五、拓片揭取与装裱	(65)
十七、	(一) 揭取保存	(65)
十八、	(二) 装裱	(66)

前 言

在文物考古、博物馆陈列、保管或编目等项工作中，为了便于对碑碣墓志、石刻造像、古陶砖瓦、铜铁铸器、古代货币、甲骨文字等类文物的研究与展览，除了绘图、照相和编写文字说明以及藏品制档外，往往还需要把某些文物的器形和器物上的文字、花纹拓下来，成为“拓片”。这是因为拓片不但可以把这些文物上的字迹和纹饰直接地印在纸上，而且连文物的形状也可以拓印出来，它能给人以清晰、真实、生动和完整的印象。拓出的拓片经过细心地装裱之后，还可以长期地保存。某些具有书法艺术价值的石刻，也可以通过传拓，供更多的人研究、欣赏和学习。例如：从前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字帖，柳公权的《玄秘塔》、颜真卿的《多宝塔》、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等，都是从石碑上拓下来经过装裱而成。至近代印刷术发达，始根据这些拓本大量印刷。

我国的碑刻书法和画像石碑刻的传拓艺术，在国外也负盛名。例如：一九六五年在日本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碑刻书法艺术展览》，一九七四年在日本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画像石碑刻拓本展览》，都深受日本人民的欢迎。通过展览，不但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

深厚友谊，而且还为两国间的文化艺术和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传拓技术是我们文物、考古、书法、工艺、美术等事业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至于古代的拓本、拓片，它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如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的唐拓本《温泉铭》，唐太宗李世民撰并书（图一）。石早佚，在宋时拓本即珍贵。拓本末墨书题“永徽四年（653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故当为唐拓。又：《化度寺塔铭》（全称：《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正书，唐李百药撰、欧阳询书，贞观五年（631年）刻。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对此碑评价很高，认为《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胜于《九成宫醴泉铭》（图二）。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敦煌石窟曾发现唐拓本，为法人伯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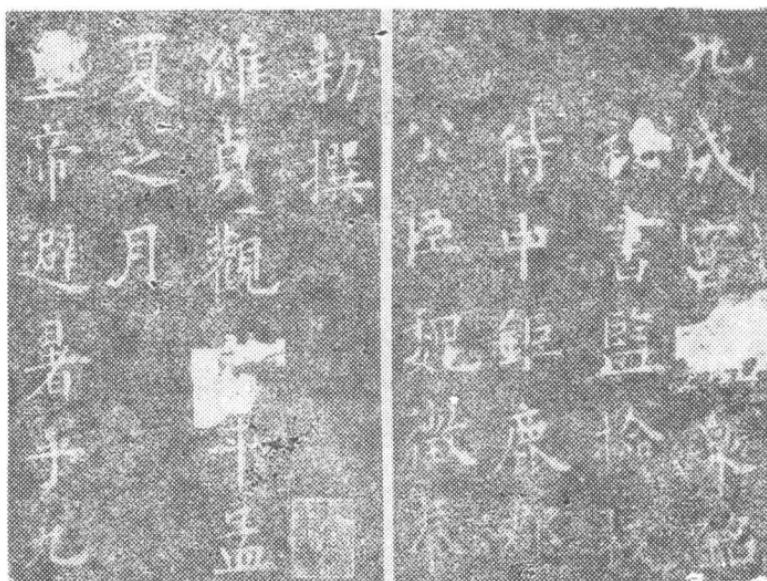


图一(一) 唐拓《温泉铭》 唐太宗李世民撰并书

和携出国外，分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院中。此碑书法极为醇古，丰腴悦泽，笔力亦雄浑，称楷法极则。碑文记载，唐化度寺邕禅师为隋时魏州信行禅师建塔立碑事。原石早已不存，这两件拓本，不但成为今天了解两块碑石最珍贵的材料，也是极珍贵的历史资料。又如流传至今驰名中外的《石鼓文》（图三），石共十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每块石上刻四言诗一首，记述秦国君游猎之事，亦称“猎碣”。石鼓所刻文字，书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或称“大篆”，又谓周宣王史官籀所书，故亦称“籀文”。石鼓为秦刻，所刻年代史学家众



图一（二） 唐拓《温泉铭》 唐太宗李世民撰并书
(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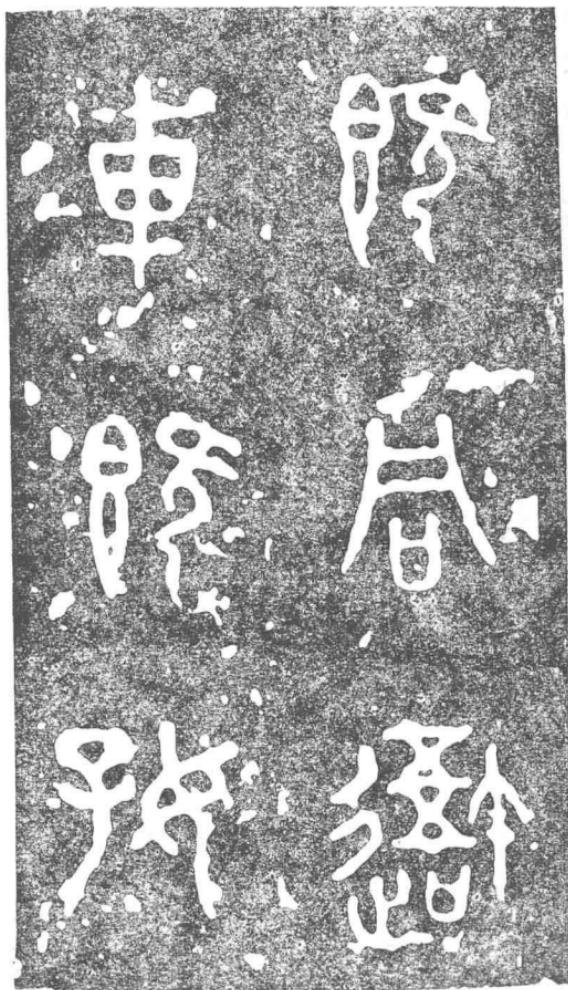


图二 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拓本

说不一，震钩、罗振玉、马叙伦等鉴定为文公（前765—716年）时期，马衡《凡将斋金石论稿》鉴定在穆公（前659—621年）时期，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鉴定在襄公（前777—766年）时期。不论他们对石刻的年代有何争议，但历来学者们对其书法评价很高。现十石文字大多剥泐，其中一石文字全部无存。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唐末以后多次移置，辗转南北，现由故宫博物院珍藏（图版一）。

从上两例说明，前者原物早已不存，但我们根据拓本，还可以看到上面的文字，研究其内容。而后者则说明原物虽在，却因自然侵袭剥蚀，已失其原貌，但根据早期拓本，还可以了解到它的文字内容。

另外还有一种刻帖，就是将传世的原写在纸或绢上的历代名书家的手迹，临摹刻在石、木或砖上，然后再拓下，装订成册，我们一般叫它“帖”（图四）。在当时没有照像、印刷技术又不发达的情况下，帖可供没有条件看到原迹的



图三 石鼓文
拓片

人们学习及欣赏名家的书法艺术，同时又因许多原迹的纸或绢不易保存，帖在保存古人的书法上又可以起到任何文献所起不到的作用。越是早期的刻帖，就越接近于原作精神。碑拓也是这样，早期的不但字迹清晰、完整，也更接近原作。所以金石学者们常谈宋拓本，明拓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现在我们一些搞古代文物工作的学者、专家们非常重视对拓本的考释与研究。当我们今天能够从这些珍

图四（一） 明拓《真赏斋法帖》





图四（二） 明拓 《真赏斋法帖》

贵的遗产中，研究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情况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古代拓工们的贡献吧！

我国的传拓技术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技法纯熟。但是，这些技术和经验，大多是在实际工作中口手相传，而很少加以总结，致使我国传统的传拓技术难以继承和推广。为了继承、推广我国这一传统的传拓技术，本人根

据从事传拓工作多年的经验和体会，加以总结，整理成这本条举式的笔记，供读者参考，并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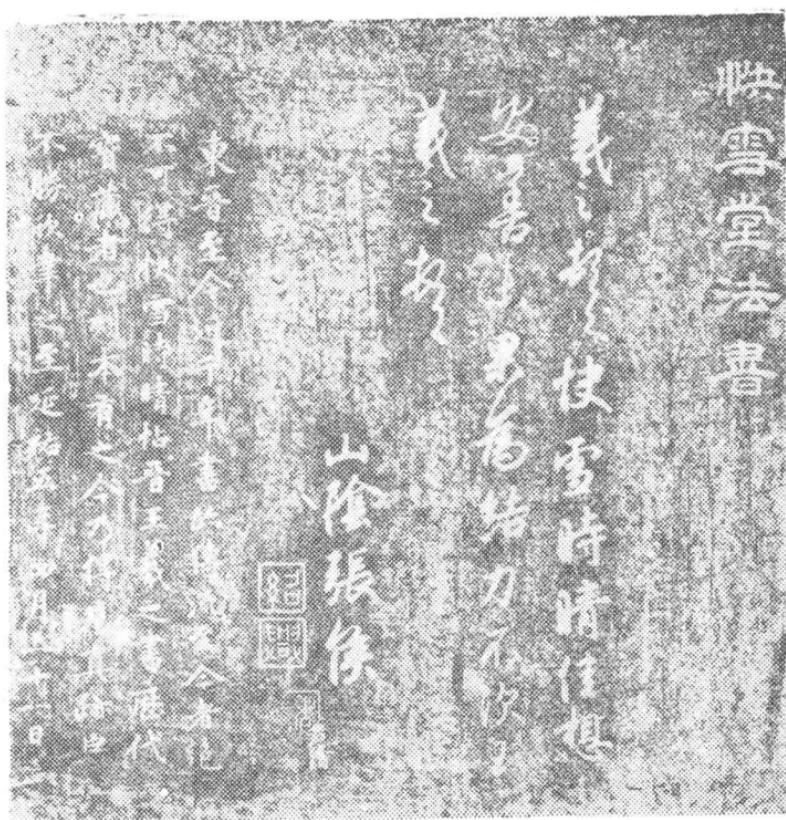
一 传拓金石文字与图象的起源 及拓片的应用范围

拓片是指以湿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文物上，用墨打拓其文字或图形的印刷品。墨色深黑有光泽的谓“乌金拓”（图五），墨色淡而匀净的谓“蝉翼拓”（或作蝉衣）（图六），用朱色打拓的叫“朱拓”，现一般习惯均称为拓本。这个拓字，取义不很明白，也不知其起源，而且这个名词，产生得也并不早，大约南宋时才有。从前都写作搨本，似乎拓本即搨本的音变。但是，就其本义而言，它们实是两种东西。

萧梁时，中书侍郎虞和的《临书表》云：“由是搨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皱起。”又《南部新书》云：“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又何延之《兰亭记》云：“帝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又窦臮、窦蒙《述书赋并注》云：“季初则隐姓名，展纤劲，写搨共传，赏能之盛。”注释云：“杨肇，字季初。今见草书一纸，共十行。有古署榜，无姓名，今共传搨之。”这是说晋朝书家杨肇的草书，现存一纸，有字十行。有古人的题签，说明是杨肇的手迹，但没

聖主斯崇尔其為狀
岳脊連拔雲垂蓋偃
中崛以踢地上亭盈而
弘敞礪碱承陞琅玕

图五 乌金拓



图六 蝉翼拓

有杨肇自己的署名。这一纸草书，有许多人互相传搨。从齐梁至唐代，许多人用搨字都还不等于拓本，唐人所谓搨本，不等于后世所谓拓本。

象《兰亭序》这样著名的古人书迹，在当时没有照相机可以摄影复制，也没有复印机使它化身千百，唯一办法就得影写。所以要用薄纸覆在原迹上，细心影写。这种工

作方法，称为搨。所谓搨本，就是影写本。《唐书百官志》记载宫中集贤殿书院有搨书三人，这些人的专职就是影写古人书迹，赵模等人就是唐太宗时有名的搨书手。

搨，又称为摹（或作模）。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一篇《论临摹二法》，云：“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yǒu）影而摹之，又谓响搨焉。临之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这里说明了临帖与搨帖的区别。临是为了学习书法，搨或摹则是为了复制。

关于响搨，宋人赵希鹄在他的《洞天清禄集》中也有说明：“以纸加碑上，贴于窗户间，以游丝笔就明处圈却字画（划），填浓墨，谓之响搨，然圈隐犹存，其字亦无精采，易见。”这里说的是影写碑文，但方法和影写墨迹一样。先依照每个字的笔划钩写成空心字，然后用墨填满。唐人搨写《兰亭序》（图七），大概就用此法。空心字称为廓，意思是字的轮廓。在廓中填墨，叫做廓填。唐人搨书，大多廓填，故使后人误为真迹。宋人搨写古碑，意不在作伪，且碑字本来是白色的，故无须填墨，于是这种搨本称为双钩本。黄伯思说：曾在洛阳见褚遂良摹搨的《黄庭经》，“单郭未填，笔势精善。”可知双钩本唐初亦有，不过极为罕见。

用纸墨拓取石刻文字，此事不知起于何时，迄无定论，但就遗存实物来定，初唐已无疑矣。东汉末年，蔡邕刻成了石经，太学生都去抄写，以校定自己的读本。史书